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  
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糾朔等



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  
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  
責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  
及為大將軍辟書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  
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  
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

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尙書令  
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  
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  
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  
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臣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愆負  
猶宜保祐况注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  
考訊荀彧二賢豈其妄有請屬哉寵以此爲能  
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  
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  
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  
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  
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畱寵行奮  
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陞復召寵還爲汝南太  
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  
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  
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失色或謂  
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

忝雖失城尙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持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後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

拜前將軍明帝卽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忝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忝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

軍表上欲設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遠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能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

遠聞日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畱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恃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

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  
寵屢表求畱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  
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  
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  
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  
里來後尾空縣尙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  
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  
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  
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  
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其易行兵往攻之甚難宜

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  
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  
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  
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  
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  
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  
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  
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權  
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

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一本隱處以待之權作城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燭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

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

三國志 魏書三  
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 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

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旣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

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繁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僞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

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眾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尙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



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奔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久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

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昫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啟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

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勢及諸山島  
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  
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蒙竄盡虜其  
眾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  
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  
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  
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  
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  
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  
救之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

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  
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  
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  
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  
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  
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  
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  
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  
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  
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

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

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爲畫像又就爲立碑銘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

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卽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歛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並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

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尙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尙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尙破走到中山時尙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尙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尙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巖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

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

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禮禮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畱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

三國志 魏書 卷三十一 三  
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  
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  
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  
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陳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  
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  
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  
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  
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

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  
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  
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  
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  
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  
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  
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  
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  
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  
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

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

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于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雁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代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肩同母早卒

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冀州記曰秀有雋才性豪

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尙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緄雁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畱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



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

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

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園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

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畱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

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  
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眾西接疆胡化以據  
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  
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  
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  
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  
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  
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  
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  
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

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  
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  
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  
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  
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  
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  
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  
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  
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

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  
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常受罪於主者觀展  
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  
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  
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  
守裴秀賈克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  
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  
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

奕字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  
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  
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  
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尙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

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

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

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

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  
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  
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

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

太祖卽召質爲頓邱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  
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  
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  
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  
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  
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

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  
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  
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況質  
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  
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  
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  
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  
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



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  
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  
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尙書遷左僕射右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爲大  
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  
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  
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事稱韶清白有誠  
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尙書潁川荀愷宣帝外  
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  
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尙書僕射以

茂駿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  
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  
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  
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  
之於眾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  
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  
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  
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  
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

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

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

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一作熊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

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  
環之無窮

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  
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  
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  
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  
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  
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  
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

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  
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  
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  
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  
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  
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  
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  
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  
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  
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

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

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于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誠方之于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

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眾矣可不慎與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

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  
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  
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  
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  
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  
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

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  
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  
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

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  
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  
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  
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旣友之於昔不  
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  
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  
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爲拙柳  
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

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  
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旒字子  
旒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  
寇到博昌聞旒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旒天下  
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  
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厯酸棗祝阿令嘏  
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  
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  
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

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  
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  
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  
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  
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  
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  
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  
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  
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  
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



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爲人淳粹凱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

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尙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于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

王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豕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

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邱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

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尙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  
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畱祕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

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畱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遣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立舊說而基據持立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

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

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

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

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邱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滎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

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徧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會吳遣朱

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邱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

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于外又內患未彌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厯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



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于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

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

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叟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宥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

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于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畱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

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書二十七

三國志二十七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

王母邱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

魏略曰淩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

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

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

年吳大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悉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旣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

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

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  
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  
平叔虛而不治丁舉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于  
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民習于舊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  
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  
已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  
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  
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 臣松之以爲如此

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  
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  
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  
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  
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 魏略曰愚聞  
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  
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  
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

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

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

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于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五  
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邱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  
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  
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厯試無  
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  
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  
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  
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旣人已知神明所鑒夫  
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  
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  
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

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旣蒙赦  
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  
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  
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常敢不至邪而乃  
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故也凌曰  
卿負我太傅曰我豈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  
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  
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  
邪遂自殺 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  
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

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爲癘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

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旣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



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于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尙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忝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卽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母邱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

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母邱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于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

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卽位畱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

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故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  
畱等昔隨袁尙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故  
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  
王賜輿馬繒綵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  
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  
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  
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  
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  
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忝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  
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

### 數諫宮

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  
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  
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  
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頥追之

世語曰頥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頥  
之孫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  
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

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于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立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遂矯太后詔罪

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厯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

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

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矯發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

疆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  
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  
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  
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  
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  
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  
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  
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  
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  
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

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  
欲擅疆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  
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  
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  
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  
功與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  
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  
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  
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  
爲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

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其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遠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碣戮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

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于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

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  
集上也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  
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于譙  
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  
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  
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  
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  
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  
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

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

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鶯年尙幼勇力絕人  
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  
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  
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 魏末傳曰殿中  
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  
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啟云文欽  
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  
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  
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甲追文欽遙



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  
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  
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  
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  
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弩力也

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  
敗恐懼夜走眾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  
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蘇水邊艸中安風津都尉部民  
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  
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  
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  
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  
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  
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  
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  
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  
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  
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  
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邱子邦自與父書騰

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  
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  
之痛卽與母邱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  
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  
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  
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  
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  
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  
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  
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于樂

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嘗  
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邱不復詳  
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母邱遺衆追尋  
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  
母邱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  
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忝狼狽  
躡鬪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  
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  
膏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  
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

大吳敢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于國大分連接遠  
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已有  
公侯必欲共忍師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  
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南西俱  
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  
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  
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處其落落是以  
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  
書 世語曰母邱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  
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

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立歷吏  
部郎衛尉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  
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  
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  
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爲人也及儉起兵問  
屈頤所在云不來無能爲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  
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  
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

習鑿齒曰母邱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母邱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邱儉可謂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烏之情竊懷

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邱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悽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

稷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于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邱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

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復蘇

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

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尙書與夏侯立鄧颺等相善收  
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  
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立尙書諸  
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立疇四人爲四聰誕  
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  
尙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  
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立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尙  
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

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  
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  
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邱儉文欽反  
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  
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  
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  
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  
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  
亂會文欽往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

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母邱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于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啟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

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令醉謂眾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斲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慙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斲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

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于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卽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

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大將軍屯邱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漸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忝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夔言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眾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子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夔固勸之欽怒

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決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夔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眾出攻

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被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

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  
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  
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  
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不爲用鴛虎單走  
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  
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  
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  
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  
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  
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

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  
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  
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  
恨其得人心如此  
于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  
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  
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  
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

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  
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

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  
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  
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  
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  
而克

于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  
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  
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  
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  
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  
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  
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  
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  
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  
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  
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  
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  
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  
咸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  
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  
牛致葬舊墓

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  
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  
各有所向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于不仁  
存義之國喪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  
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  
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疇昔

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  
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  
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鴛一名倂晉  
諸公贊曰倂後爲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  
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  
之託以他事免倂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  
倂因誅楊駿誣倂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  
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邱長陳  
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

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

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

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遷尙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畱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

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

國弱寇迫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

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卑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眾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迫之至卑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



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殺黎漿拒戰逐忝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

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

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承侯  
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艾  
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詣葛緒  
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  
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  
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  
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  
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  
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  
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

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趣倍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  
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  
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  
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  
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

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向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用

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擐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

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  
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  
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  
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  
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  
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  
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  
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  
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

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畱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  
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  
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  
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畱須來  
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  
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  
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  
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  
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

元惡既服至矣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  
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  
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  
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  
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  
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  
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

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母死  
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  
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  
徙艾妻子及孫奔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  
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  
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  
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  
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 世語曰師  
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

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注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兪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爲監 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住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眾束手受罪比桀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

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艾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

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承黃泉收信義承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眾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萌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  
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  
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  
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  
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  
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  
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  
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  
將軍諡曰壯侯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  
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  
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  
畱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  
會使尙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  
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  
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  
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  
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



成

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十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搆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暝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

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闔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旣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示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鳩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十八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  
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  
爲祕書郎遷尚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  
於顏色會察其有變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  
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  
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饜其能王  
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

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  
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  
也 松字叔茂陳畱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  
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  
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  
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 臣松之以  
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  
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未定虞松表然後乃蒙  
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  
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母邱儉作亂大將軍  
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  
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  
幄時中詔勅尙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畱衛將軍屯  
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  
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  
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  
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室在家  
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  
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  
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  
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尙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  
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  
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  
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  
獨學矣雅好書籍涉厯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  
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  
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蒙身所由

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尙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敍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

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

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  
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  
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  
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  
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  
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賙贈喪事無巨細  
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  
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  
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  
取于古制禮也

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  
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翻緝  
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畱建業與其家內爭  
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  
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  
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  
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  
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  
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  
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

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  
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  
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  
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  
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  
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  
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  
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  
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  
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

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  
歸路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  
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  
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  
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  
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  
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  
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  
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  
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

合集士眾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

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維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  
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昔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牡見  
禽於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窺禍于未萌  
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晏  
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  
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  
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  
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  
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  
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  
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  
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  
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  
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  
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縣竹趣成都與  
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  
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劔閣西



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冲廷尉荀綽兖州記曰冲子詮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詮兖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

進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

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環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軌而西臣勅咸闔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

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于是禁檢士眾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

甚

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眾城罔羅

遊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  
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  
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  
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  
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  
其言令辭指恃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  
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  
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  
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旣禽而會尋至獨統大眾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  
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  
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眾隨其後旣至  
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  
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  
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  
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  
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  
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

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  
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  
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  
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  
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  
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  
邱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  
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  
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邱建密說

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

楮與棒同

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

賜白帟

苦洽反

拜爲散將以次楮殺坑中諸牙門親兵

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

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

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

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

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

守內人共舉杙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

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

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  
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尙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鷓鴣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

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勅連反等下獄

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  
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啟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

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

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澤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時殿下讎

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于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

及老子爲尙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

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前補臺郎初除覲爽請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其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當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



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  
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  
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  
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  
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  
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  
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  
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  
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

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  
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  
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  
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  
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  
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  
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  
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  
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  
高識所惜如此 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  
況弼以賦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  
義則麗辭溢日造陰陽則妙願無間至于六爻變  
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  
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  
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  
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  
業業卽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  
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旣被  
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

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

文帝旣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尙毋邱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  
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  
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  
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于防患咎敗旋至豈遠  
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也

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  
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

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光  
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論也

魏書二十八

三國志二十八